3、特说

**此外，仅仅违犯轻微学处，也会发生大的过患。**

再者，特别就持三乘戒的方面，仅仅违犯非常轻微的学处，也会发生非常大的过患。

这要知道戒的严威，如果守得好，得无边的利益；如果触犯，也会有非常大的过患。这也是由业的增长广大定律所决定的，它在前面的基础上，还要加一层佛所制戒学的因果律的威严。

《分别阿笈摩》云：“若于大师大悲教，起轻微心少违犯，由是而获苦增上，折篱失坏庵没林。现或有于王重禁，违越而未受治罚，非理若违能仁教，如医钵龙堕旁生。”对于大师佛陀以大悲心制定的教法，假使起轻视小看的心，而稍有违犯，那的确将会增上罪苦。就像要保护芒果林，就有外围的篱笆墙，假使破坏外护的支分戒，也有失坏根本戒的危险。现在可以看到，世间对于国王所制定的很重的法律，虽然违越却还侥幸逃脱没有受到治罚，然而如果非理违背世尊的圣教，即所制定的学处，那就像医钵龙那样，会堕在旁生中受苦。

大师的大悲教法，也就是制定的学处，即使仅仅是违背很轻微的量，也会发生巨大的过患，这里举翳罗叶龙王作为一个典型来作警示。

**往昔翳罗叶龙王现着轮王身相来到世尊面前。世尊说：“你在迦叶佛的圣教中作疮患还不足，在我的圣教中还作疮患吗？你现出本形来闻法。”**

**他说：“我怕会遭受很多损恼，所以，我有没法现出本形来的苦处。”**

**佛便命金刚手护卫。为此他现出原形，只见一条长达许多由旬的大蛇，头部被一棵翳罗叶树壮硕的躯干沉重地压着，而且树根入在头部发散开来，为此他备受众苦。**

**有人请问此事的因缘。佛说：“他在迦叶佛的圣教中是一名比丘，在某路途中，有一棵生长着巨大躯干的翳罗叶树刮了他的法衣，他大起忿恚，轻藐学处而砍斫此树，他以此罪过而遭来了大患。”**

那时，翳罗叶龙王变成转轮王的形相来到佛面前。

当时佛说：“在迦叶佛的圣教期间，你也是自作疮患（意思是对于圣教没有敬重，因而敢违背这样深重的境。本来是佛制定的学处，在因果律上具大威严，然而由于对因果的愚昧，尤其不知道业的增长广大定律，这样随意违犯，当然就等于拿刀子在自己身上割伤那样，搞出一个大的疮患）。今天你还是这么来，你还想在我的圣教当中再作疮疱吗？（也就是还是这种等流，对于因果愚昧，这么放肆，对大师制定的学处等有轻慢的心。本来闻法需要知道自身上的要求，应当以谦下、敬重的心，现原形来听法，而不是变成这种样子。）”

当时翳罗叶龙王讲：“假使我现出原形来，恐怕在我身上会遭到很多的损害，所以我也是有没法现出身相来的苦衷。”

佛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叫金刚手菩萨作保护。也就是以金刚手的力量，在方圆的一个大区域里作了障蔽，其他力量没法进来，保护着这条龙不受损害。

那个时候现出来的相是非常可怜的，那是一条长达好多由旬的大蛇，一由旬如果以四十里来算的话，相当于有几百里等等那么长。这样一伸展开来，就像长城一样的，那么长的身体匍匐在地上。在他的头部有一棵好大的树，粗重的树干直接压在脑袋上面，而且，树根全部扎在脑部当中发散开来，以这个缘故，受苦非常厉害。假使有一点风吹动摇等等，那整个脑部就会受非常大的苦，头痛得不得了。就像经上所说，风动树摇，脓血流注等等，惨不忍睹。

这就看出他的苦衷。也就是，他为什么不敢现形？因为如果看到这样一条大蛇，头上还长着一棵大树，那好多人就会用石头砸、用刀子刺，小孩就会用鞭子抽，或者其他的动物也来吃等等，所以他是很可怜的，不敢现形的原因就在这里。

这种大的苦相当然是业所感发的，究竟是什么因缘呢？这要联系往世的造业。他从前在迦叶佛的教法中作了比丘，本来在这样非常深重的境当中，应当知道畏惧，但是，他实际上并没有因果上的信念，这样子当了比丘，心里没内涵。一天，他在路上看到一棵翳罗叶树，本来佛的戒律里说比丘不能砍树，这样会得堕罪，但是他不怎么信的。当时碰到一棵翳罗叶树挂了法衣，马上起了嗔恚，这个时候他轻视学处，也就是，假使对学处有一种敬重的心，就不敢随便来，但是他心中没有这个胜解。

这里要看到，心态上相反的两种状况：一、尊重和轻慢；二、重视和轻视。这两个是相违状态。假使非常尊重的时候，他就不起轻慢；如果起轻慢，就没有尊重。或者，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随便来；而随便来，就说明没有重视的心。这就可以看到，出现心态的关键，是在因果上有没有得胜解。如果没有得的话，那就会随便乱来，因此，这个时候他就对迦叶佛制定的学处有一种藐视不顾、不管，然后嗔恚的气一起来的时候，直接砍掉了那棵树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大的罪行。

当然，他也不知道这么弄一下会有什么罪，他当时有可能想：这是个无情的法，又没有心，还制定什么戒？它又没有什么苦乐感受，又没有什么心，为什么不能砍？那么这样的话，佛是一切智眼，当然知道业果，这么制肯定是对的，但是他对于佛语没有深忍信，认为这是不合理的，没有这么回事，那他当然就敢干了。其实他干得是很厉害的，他直接就把那棵树砍掉了。

这样就可以看到，当时的这种状况，其实是一种肆意妄为的心态，这就是业果愚的一种很明显的表现，也是从轻慢佛语、藐视学处的心中发出来的。那么，这就使得他在不见边际的年岁里一直受着这种大苦。而且，当时释迦佛始终不授记他什么时候能解脱，只是让他等到弥勒佛来这个世上时再去请示。

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轻微的违越学处，但是会在他身上降临这么大的过患。

《宝蕴经》中说：如果出家人轻视学处，不恭敬法衣，蓄长发留胡须，涂抹脂粉等等，那么他命终之后将堕入孤独地狱。虽然堕入地狱仍然不失去僧人的形相，于三衣以及钵盂等中烈火炽燃，烧身受苦。

《宝雨经》中说：菩萨见违犯学处像微尘量那样，也深生怖畏，下至对于小罪，都心怀大畏惧，何况多有违犯而生随喜，那更是惊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曾说：“比丘当知，多服毒药，能令人死，少服毒药，亦令人死。比丘当知，如果多有犯罪，即生恶趣，如果少有犯罪，也生恶趣。”菩萨像这样正思惟的缘故，惊怖违犯。

在《佛说犯戒轻重经》中，佛对目犍连说：如果比丘、比丘尼，无惭无愧，轻慢佛语，违犯众学戒法，将会在等同四天王天五百年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，相当于人间的九百千年。如果无有惭愧，轻慢佛语，违犯向彼悔，那就要在等同三十三天一千年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，相当于人间的三亿六千年。如果无惭无愧，轻慢佛语，违犯堕罪，那就要在等同夜摩天两千年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，相当于人间的二十四亿四十千年。如果无有惭愧，轻慢佛语，违犯粗罪，那将在等同兜率天四千年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，相当于人间的五十亿六十千年。如果无有惭愧，轻慢佛语，犯僧残罪，那就要在等同化乐天八千岁寿量的时间当中堕在地狱里面，相当于人间的二百三十亿四十千年。如果无惭无愧，轻慢佛语，犯他胜罪，那将在等同他化自在天一万六千岁寿量的时间里堕在地狱当中，相当于人间的九百二十一亿六十千年。

小结

总的业果有四条定律：一、业决定一切苦乐；二、业增长广大之理；三、未造不遇；四、已造不失。以上讲了其中的三条（第一、第二、第四），说明这世间所有的苦乐都是由善恶业发生，而且就差别相来说，都是如是业因感如是果报，丝毫都不紊乱。而且，业造了不会无因无缘失掉，一旦因缘会遇，必然在自身上降临报应。再者，业有增长广大的定律，也就是在感果时有非常大的果报发生，如同由种子而发生的蓬蓬勃勃的繁衍那样。

第三、未造不遇，是指假使没有造集能感苦乐的正因的业，绝对不会受相应的苦乐果报。譬如，没有造悭吝的业，就不会受贫乏之苦，没有修布施之善，也不会得丰裕之乐。如是在缘起的任何一分内容上，都有这样未造不遇的内容，自身可以推而广之、详而思之，便能知道世人每每怀着空想，以为可以得乐、避苦，就是对缘起愚昧而发生的一些妄想。

连接

出于对自他命运的关注，我们要学习业感缘起的真理。而这个缘起有远程和近程两个方面，以上从远程上已经揭示了苦乐由善恶业生，但是，如何造作善恶业的呢？缘起的机制如何呢？我们心中茫然。尚且不知它的根源所在，又如何来调整呢？怎么来止恶和行善呢？因此，他就会感觉没有办法很精密地把握，使修心达到扼要，所以下面还要更进一层对于善恶的根源作抉择。

（四）善恶唯心造　分二：1、总示原理；2、别说十恶的开遮

1、总示原理　分二：（1）消释文义；（2）广为抉择

（1）消释文义

**如是尽所有一切善恶诸业，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，主要唯一是意乐的等起。**

对于业的性质的判定、轻重的决定，又有怎样的法则呢？虽然还有境田、外物等的方面，然而，主要唯一是由意乐的等起，来决定业的善恶性以及轻重的程度。“造就者”，指能造就业性、业量的作者。“主要”也可理解为“最胜”之义，在诸多的判定因素当中，这个是第一的；“唯一”就是指法则不会变的。

为了对此引发定解，以下要从譬喻和意义具体的思择上来发生解悟。

**譬如一棵躯干壮硕的大树，树根若是药的话，树茎树叶也必是药；树根是毒的话，树叶树干也必是毒，从毒根定不可能发生药叶等。如是，由贪嗔等起引发意乐不净的话，虽作一个仿真的善业，内涵上也只成了不善；意乐若清净的话，表相上虽像是作了一个不善，内涵上唯一是善。**

譬喻是一棵大树，要观察的是根和支分间的关系。大树的树干非常庞大，因此要知道，它上面有非常多的枝叶花果等等，假使这棵树的根是药的话，那么它的树干、树叶，以及这上面一切的内容，也一定是药；假使树根是毒的话，那这棵树的树干，以及树干上所有的枝叶花果全数都是毒，而绝对不可能从一个毒根里面出现药性的枝叶花果等等。这里要看到，决定药性、毒性的根子，就是指树根，有本与末的关系，或者源与流的关系。总之，本是药，末即是药；本是毒，末则是毒，这是由万法的法则决定的。

譬喻中说到的大树，这是让我们彻底地信解，由这棵树上出现的庞大体系里面各种枝叶花果等的内容，这所有的性质都是由根决定的。假使根是药的话，这上面无一不是药；如果根是毒的话，这上面不可能有一点是药。要像这样，明白本与末，或者源与流的性质的联属。

意义上也要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，或者什么是源什么是流。那么根子是等起的意乐，表相就是身口各种的表态。假使在发起的时候，是从贪爱或者嗔恚发生的一种不净意乐的话，不管外表呈现的是多么像善的行为，实际意义上只成了不善；假使意乐清净的话，不管表相上看起来多么像不善，实际上唯一是善。

本与末的关系，也要从性质再推到一切的差别内涵上面。也就是，当发起的时候是一种私欲性质的贪爱或嗔恚，一引起来的那个心的状况是不清净的，那么在表面上，什么样的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、表现等等，所有这些呈现的内容全部都是不善；如果心是好的，不是私欲相关的贪、嗔等，而是没有私心，是一个很纯洁的心，那么尽管外相上有打有骂，或者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状况等等，其实全数都是善。

**《功德藏》云：“根若是药芽亦药，根毒芽何无须说，由心善恶差别转，不随影像大小行。”**

《功德藏》里说：根是药性的话，芽就是药，根是毒的话，芽不必说；都是随意乐的善和不善的差别来走的，不是按善恶影像的大小来走的。

金刚句前两句说譬喻，后两句说法理，都是在指示由根源来造就性质和量度，正反面是一个确定的法则，从中就会认识，这是一个确然不变的定律。

比喻上，由于芽等是从根发出来的，假使根是药，它发出来的芽当然就是药；如果根是毒，那发出来的芽不必说，怎么可能是药呢？也就是，芽的性质和量度唯一跟着根走的，并不是在芽上做各种的装饰、表现，按那种来走的。比如在芽上放各种塑料的、好看的装饰品，再涂上染料等，是不是跟着这样走，就使得毒芽变成药芽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不会随着这种表面的现相来走的。

法理上，心上业的性质和量度，唯一是跟着心的等起来走的。也就是，缘起上由内在心的善恶的差别，来决定业的善恶的性质以及量度，并不是随着外在善恶影像的大小来决定的。业的性质和量度不是跟着外在表现上场面大、错觉大、包装大、渲染大等的形相大，跟着这个来定出它的大小。那么性质上要明白，由心的善和不善，决定业的善和不善；从量度上来看，由心力、心量的大小，来决定善恶业的大小。比如真正有菩提心，施舍几粒米也是无量的善；假使只是追求自身的虚名，即使做无数种非常像是大善事的事情，也丝毫不是善。

末世人类的荒谬之处，偏偏是以为外在的形相做得大善就大，形相小善就小，或者就恶来说也是如此。总而言之，实际上缘起是跟着内在心的等起或者存心的差别来定的。

（2）广为抉择　分三：1）真理的普遍性与唯一性；2）法喻对应而认定；3）时代的错误

1）真理的普遍性与唯一性

**“如是尽所有一切善恶诸业，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，主要唯一是意乐的等起。”**

这个金刚句揭示了业感缘起的根源的问题，对此要从真理的普遍性和唯一性把握住它的要点。

一、真理的普遍性

从两个“尽所有”来说。首先，尽所有就是一切种类的业的状况，包括以上所说十善、十恶为代表的所有粗粗细细的业；其次，是尽所有的业的黑白、轻重的状况，这含括了所有业的业性和业量两个方面。

二、真理的唯一性

在此，就切近的能造与所造的方面来说，所造成的是业的性质和分量；所谓的“能造”，在众多的因素当中主要的造就者，唯一是意乐的等起。

“唯一”是排除其他的一切。“造就者”，指能造就业性和业量的作者。譬喻是一辆火车，虽然有许多因素在决定着它的取向和速度，然而，其中主要的造就者，或者最中心的造就者，唯一就是火车头里的方向的机动开关和油门的机动开关。

这个意向非常地重要，这一辆有几十个车厢的火车，好多的因素在造就着它往哪边走，以及它速度的分量。然而要知道，首要的如同主脑般的，唯一地就是火车头上的方向和速度的机动点。这辆火车或者往北开、或者往南开，一旦方向已经往北开的时候，那是风驰电掣一般。在这个时候，其他的因素——车身、车轮，以及所载的各种的部件、人物等等，这所有的一切都依随方向性的决定，全速地就往北方行进，绝对没有往南方行进的可能。所有缘起的取向都是这一个方向，都随着这个主而转了。当油门的开启达到这个分量的时候，它的速度主要决定在这个量上面，其他的比如路况、车身的构造、载重量等等，都只是一些次要的因素，当这个主要的造就者一旦出现的时候，全数的趋势都是在这个量上走的。这样就体会到其中的“主要造就者”“最胜的作者”的意思。它如同人体的心脏、军队的司令、国家的元首，这个是整个的缘起取向和含量的缔造者，是一种“有它一切伴随，无它一切不可”的大首脑。

从反面来看，假使火车不往南方走，那其他再多的因素也不可能使得它往南方走的，火车的油门已经启动到这个点的时候，其他的因素也没办法变到其他点上去。就像这样，要知道它是一个首脑，在缘起上这是一个唯一性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火车头的缘起的中枢以外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的造就者。这要看到主与伴的关系，当这个主有的时候，伴才跟随着而来；当这个主没有的时候，一切伴的因素都丝毫不成为缘起方向的决定者和缘起分量的缔造者。再彻底一点来说，就是所有次要的因素，连它是这个的因素都不成立了。

那么，我们心上这辆火车，是往恶趣开还是往善趣开，取决于我们的业行是善业还是恶业；往善趣享福的程度和堕恶趣受苦的程度，取决于我们造业的分量。然而在这当中，谁是造就者呢？有许许多多的因素，而其中唯一主要的造就者，就是意乐的等起。

所谓“等起”，藏文里是“一切起”。就像那辆火车，当它的方向机关已经标定了往北方走的时候，所有伴随的因素在往后一切的历程中，全数都是往北方走的。这样就要知道，缘起上一动一切动，一走一切随的特点，因此称为“等起”。或者，当没有分别的时候，在心上不呈现世间缘起的走向，而当心一起一个念头的时候，已经出现了缘起的道路，因此，这个起念它是缘起的发端，就叫做“机”，我们取名为“动机”。就像机车一动的时候，比如说一踩油门，这个就叫做“动机”，踩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它的分量。这样子就要知道，在我们心的火车上，有这么一个起动点，当它起来的时候叫“等起”，这个就是缘起的最主要因，或者是造就它的方向和分量的唯一主要因素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还有其他的物质、境缘，地球的状况、气候的状况、时间的状况等等，但这些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心。心上起什么样的念，就标定了方向；心的心量、心力等的大小，它是决定业量的主要因素。

总之，两个“尽所有”，一个“主要”，一个“唯一”，揭示了善恶唯心造的真理。所谓的“造就者”一词，指示了业感缘起的最大的缔造者。而所谓的“真理”，就说明十方三世的一切世间界中，无论何时，不可能有其他的状况，这是放之四海皆准、颠扑不破的法则。

思考题

1、翳罗叶龙王的案例中，其因相和果相具体是什么？这个公案说明了什么真理？

2、一切业性和业量的造作者主要是什么？结合譬喻说明此义。

3、“如是尽所有一切善恶诸业，其所有黑白及轻重的造就者，主要唯一是意乐的等起。”

（1）这一句阐明了何种真理？

（2）结合譬喻，从真理的普遍性和唯一性，思惟这一金刚句的涵义。